

集部

涇皐藏稿卷十四

明 顧憲成 撰

華從玉歴試考卷題辭

吾邑華從玉氏故名家子能讀篋中遺書多長者游予之識從玉則自歲庚午始是歲南海鍾心瞿先生來視學擢從玉諸生第二人廩諸學宫而予亦補諸生行且國士予也予見先生先生輒為予才從玉而曰此佳士

子無失之予退而求從玉從玉亦不予薄也相得甚歡時時過從揚摧輒覺有洒然處予乃益思鍾先生言無何予遂博一第去而從玉猶然淹在諸生久之更棄而游太學矣予自省何敢望從玉從玉之塵垢粃糠足以鑄予而不能自鑄功名之際乃爾殆不可得而知也雖然此猶自兩人言之也當從玉之為諸生操管而前見者靡不嗟賞褒然而寵異之既晚而事司成先生每奏一篇未嘗不稱善遇以殊等獨其試於棘闈則報罷一

從玉之身而所遭乃爾尤不可得而知也㑹從玉之門人徐子田文刻其歴試考卷從玉愀然不樂予謂從玉昔司馬子長欲藏其書於名山大川而虞仲翔嘆恨無一人知者至乃欲以青蠅為知已何其悲也君之指得無與二子類乎從玉曰否否非是之謂也吾父海月公之生露也晚屬諸吾凡補菴子而撫之勤劬有加焉乃今竟憔悴不立以老是吾父吾凡之恥也吾母薛實副吾父海月公其子露也備嘗諸辛乃今不克有樹以慰

是吾母之恥也若又從而昭之人其謂我何顧子喟然曰深哉始予見從玉之表也今見從玉之裏矣子長仲翔之寄憤也遠所亟在名從玉之設誠也近所亟在實是固無冀乎一人之知縱令藏諸名山大川亦未必百世之下之果有知之者也雖然從玉之於斯也可謂盡心焉耳矣遇不遇時也從玉無咎盍許徐子從玉唯唯予不勝憐才之感漫為題數語以志并以示其二子玄禧玄禔庶幾且有省乎繹其志而光大之從玉之所以

慰其父若母若兄者旦暮遇之無疑也

馬君常制義題辭

予始從濂源莫子游識其門人涵虛馬君退而省其私君子哉予愛之重之不獨以其文也乃今又識涵虛之子君常君常有妙才自垂髫時每下筆輒作驚人語稍長就試輒冠其曹東南之士翕然推之兒渟兒沐請奉几硯以從君常許焉兩兒因得朝夕君常一日兒渟告予曰兒益矣兒病浮君常韞采韜光終日不浪吐片語

兒對之未嘗不悚然自失也一日兒沐告予曰兒益矣兒病曠君常鍵闥下帷終日不浪費寸陰兒對之未嘗不悚然自失也予於是益異君常愛之重之亦不獨以其文也已呼兩兒語之曰小子識之是正君常之所以文也會客謀行君常文遂為書而引其端一以告讀者俾就所以處求君常一以告君常俾益反求其所以進而上之應有無窮事業在也予病且老矣君常不予棄也庶幾相與夾護桑榆無致頹落予實厚有賴焉君常

其務自愛自重哉

題南游草

丙子之舉先贈公呼予而語之曰孺子且自以為能乎予悚然起對曰兒何知大人之教也先贈公曰未也惟我之先世以長者稱越我顯祖友竹府君顯考侍竹府君益篤不忘至於孺子而發耳東南故才藪七篇文字孺子烏乎短長遂偃然而據其上哉予復悚然起對曰大人命之矣何敢忘何敢忘今秋姪浹亦舉於鄉仲兄

追憶先贈公之訓相視泣下予退而呼渟兒曰汝弟浹何以獲雋渟對曰弟浹之於斯也歲無玩月月無玩日日無玩刻用志不分庶幾有焉呼沐兒曰汝兄浹何以獲雋沐對曰兄浹之於斯也鍊意成字鍊字成句鍊句成篇深造自得庶幾有焉予嘆曰信哉祖宗積累不可忘亦不可恃假令浹也悠悠而已爾莽莽而已爾先贈公之訓不幾頓乎又何以及今日適浹裒得南游稿一帙予為書其端俾益加懋焉且以自惕云

題施羽王制義選

制義之變於今極矣三寸之管縱横吞吐何所不有士生其時幾無復立錐之地可以另闢宇宙為人倫雄長迺今施羽王又何卓也其文骨格峻潔而氣韻安閒研思綈致種種超出蹊徑參諸王錢而下楊許而上居然別標一局非夫枝葉盡刋洗心宥密沈蓄而徐發之宜不及是反覆咀嚼一段深至之味隱隱自喉舌沁入肺肝結而不散微乎微乎予竊有以想見其據梧運斤之

際矣茂才沈道生讀而愛之手摘玄珠擕示兩兒子共為揚搉予因語道生曰君知之乎造物精英日新不已各人胸中自有羽王也道生躍然而去

惺復錢公四書制義題辭

舉子業小技耳而聖賢之精藴寄焉是故貴以理勝然而理至圓也深言之則深淺言之則淺精言之則精粗言之則粗亦顧人之所見何如耳是故又貴以識勝夫理者文之心也識者文之眼也心眼合一乃為文家第

一諦未可草草語也惺復錢公用進士高第來理吾郡郡人士莫不想望風采予方有烟霞癖不敢以野服溷公庭屬歲之季春公幸芙蓉湖上予聞而謁諸其舟中相對論文甚歡既別緘所製時義一編視予予發而讀之一字一快不覺齒牙喉舌之間生液津津而滿徐而按之大都本自匠心擬議成變既是玲瓏透徹迥然超出人意外又是精切的當穆然沁入人意中故足珍也今亦何能縷述聊掇其略如克伐怨欲篇有曰就仁言

不行即以見靈湛之體就不行言仁祇以增把持之障淵路言志篇有曰宇宙不隔吾心吾心自隔宇宙行已篇有曰平居能辨一已即臨事能辨天下懷居篇有曰寒暑風雨之變迭乘正以振英雄豪傑之氣而顧盼牽制之私盡破獨以見道德性命之真噫嘻微矣此予向所云以識勝者也以識勝者乃其真能以理勝者也夫豈區區淺臆薄詣可得而及哉予聞公少負竒慧垂髫時便爽然爲子衿領袖已而每試輒最後先所爲督學

使者蘇李蕭饒諸名公無不國士公也公不為色滿及屨蹶塲屋亦不為色沮歸而益務暠暠自濯不造極登峯不止繇是覾之公之所得於動忍增益者淵乎深矣又何可槩以舉子業視之也公下車未幾遂攝郡篆廉明仁恕甚得民譽以方序其文不及且公而實其言將來盛德大業有非一郡之所能限者予姑標而出之為異日券庶幾作芙蓉湖上一佳話公無忘哉公無忘哉

題吳允執梅花樓藏稿

往安節先生緘會課數十卷寄予予閱之多所嘉賞而其中一卷尤稱竒絶因貽書先生曰此卷不徒文之工其深識遠致迥非章句書生可及他日必成大器已得報乃其孫允執也先生遂攜之謁予於東林予察其氣貌益偉之今年秋果獲雋南畿允執復來謁予曰不佞聞君之捷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夫何以喜為安節先生喜有孫為徹如君喜有子也夫何以懼安節先生道履愷愷海内共推長者而君為之孫徹如君風烈皎皎

足以砥柱頹俗而君為之子俯仰後先此擔正未易負荷所以懼也允執悚然起謝曰命之矣少間手文一帙視予予覽之又超昔年會課而上矣因稍為評次而志此語於端以當授記云

題孫恭甫行卷

虞山三川孫先生澄空皎月出岫閒雲生平喜為聲詩不屑舉子業以是終其身不遇長君子喬次君子桑能工舉子業矣猶然未遇也惟子桑晩而始領鄉薦耳亦

不免落人後若子喬則更有待焉其難如是乃子喬之子恭甫纔茂年一舉而遂魁南畿又若甚易然何耶吾聞之盈虚消息謂之天道積功累仁謂之人道故曰不蓄不光不闇不章然則昔日之淹正所以基今日之頓也吾讀恭甫文靈襟濯濯不染一塵大有三川先生之致至其步驟雍容行乎勿忘勿助之間又得之子喬為多然則今日之發又所以顯昔日之藏也恭甫方赴功名之會吾懼其覷已之易而忘祖父之難也特為陳今

昔之故以告之恭甫其謂然否

乾隆御覽之寶

涇皐藏稿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涇皋藏稿卷十五至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裘行簡

校對官學正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茅琳

涇臯藏稿卷十五

明 顧憲成 撰

二僊留勝圖題辭

郴州葢有蘇成二僊其事頗異吾儒攅不語非直不語亦不解也曰是固幻耳然予聞蘇僊事母致養勤甚人莫之及又能為德於其里成僊始嘗為縣小吏及署文學主簿並以舉其職聞凡此皆人倫日用之常非有震

於物也至於吾儒自稍通章句以上靡不稱堯舜述周孔斯已卓矣夷考其行率謬不然甚者投棄規矩恣睢以逞仰嘶日月俯嘶人羣不亦大可怪乎顧恬然安之曾莫以動於意予誠不知孰為常而孰為異也予又聞蘇僊道既成有羣鶴來集其庭形色聲音皆人也姿貌秀整如十七八少年雲冠霞衣服飾壯麗與語欵密如故因隨之迤邐升天而去成僊既半有友人遇諸武昌岡謂曰吾來時匆匆遺一舄於雞栖上遺一劍於戶側

為令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語之信衆大驚因發棺視之不復見屍但一青竹杖長七尺并一舄而已然則蘇氏之所以僊惟其真能有也成氏之所以僊惟其真能無也迄於今猶可按而考焉即有豔慕欣道竭蹷而趍之者茍其明效顯驗不臻於是終莫得而假也至如吾儒不然其說曰吾心即僊也吾心之變化云為上際下蟠先萬物而非有後萬物而非無即所以為僊也豈不大哉已而察其心固與庸俗等耳徒以其善匿而難窺

也往往托而文焉以内欺己而外欺人予又不知孰為真而孰為幻也予過郴郴侯盧堯卿示予二僊圖予愓然有感因綴數語志其端非故薄吾儒而有羨於彼也庶幾覽者于是乎諦思熟繹反而求其所繇以晰於常與真幻之辨而不敢徒以區區之空名為足恃也即二僊之於吾儒厥亦有隱功哉其又何擯焉

法喜志題辭

溢江夏孝廉茂卿輯法喜志成有客過予語及之而曰

茂卿津津禪悅迹所采擷率從忠孝節義中薦取跳不得儒家門户何也予曰茂卿以儒用禪者也非以儒為禪用者也以儒為禪用即儒亦化而禪以儒用禪即禪亦化而儒矣此茂卿陶鑄手也曰然則儒家擯禪何也曰此以正學脈也而茂卿以廣取善也一主嚴一主寛兩者竝行而不悖也曰伯升之禨焉而錄休文之阿焉而錄處道之悖焉而錄天覺之黨焉而錄奚取也曰孔不廢祝鮀孟不廢陽虎叅苓烏附竝貯大醫王藥籠中

其何疑於茂卿客曰善已又語客曰請為予竟其説禪教之興本之乘儒教之衰而入顧其所以得久行而不廢則又賴儒教之立也有如土苴人倫粃糠事物胥而入於虛無寂滅之教竊恐世道人心且蕩然靡所主持彼禪者流即欲雲卧霞飡雍容麈拂以課其所謂向上第一諦將焉能之昔王仲祖劉真長共訪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王謂何曰卿何不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低頭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聞者共賞

以為佳由此言之茂卿之為是編特於忠孝節義三致意也其深乎其深乎容以告茂卿茂卿曰善遂掇幅箋受之而標其端

題華羽士卷

異哉華孝子業已尊父命終身不娶矣乃錫之為華者必祖焉是無後而有後也異哉華生啟原業已作黃冠道人矣却惓惓以孝子為念願得終身洒掃祠下虔奉瓣香是出家而在家也此等處一一從赤子之心流出

來世法出世法都束縛他不得吾是以有取焉啟原試歸而叅之無日用而不知也

題魁星圖

天地太極之餘也日月天地之餘也先生日月之餘也丘索墳典先生之餘也一變而記傳再變而詞賦三變而時義丘索墳典之餘也朝而士夕而公卿大夫一變再變三變之餘也嗚呼先生將彼之餘成此之餘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取者不德舍者不疑方且翩翩乎相與

尸而祝之俎而豆之吾不知先生其以為何如也於是乎題而問諸先生

簡明醫要題辭

澄江雲竹顧翁以醫聞於人久矣葢近奉庭訓而遠宗劉張朱李諸先達虛研實究會而通之以故所投輒效一方賴焉於是翁年且七十有三乃手錄生平已試之方都為五卷授剞劂氏命曰簡明醫要其言曰是編所載平平耳無新奇可喜之説也聊以遺子孫備檢閲耳

予聞而賢之翁之不為新奇乃其能為新奇者乎語有之醫者意也誠然誠然顧其説可以生人亦可以殺人生殺反掌耳不可不察也何也意難調而易偏也是故欲其平平者以病治病不以我治病也病而曰治曷嘗無意治而曰以病不以我曷嘗有意有意無意之間能神能聖能工能巧劉張朱李之精蘊翁一言蔽之矣信哉翁之不為新奇乃其能為新奇者乎是故槩而論之是編僅五卷耳蓋綜其博而歸諸約者也翁之所見以

為要也徐而繹之千言萬語總不出乎之一字盖至約

而實至博者也予之所見以爲要也讀者宜何求焉翁

予言嘗從予游乞予題其端予爲走筆書之如此且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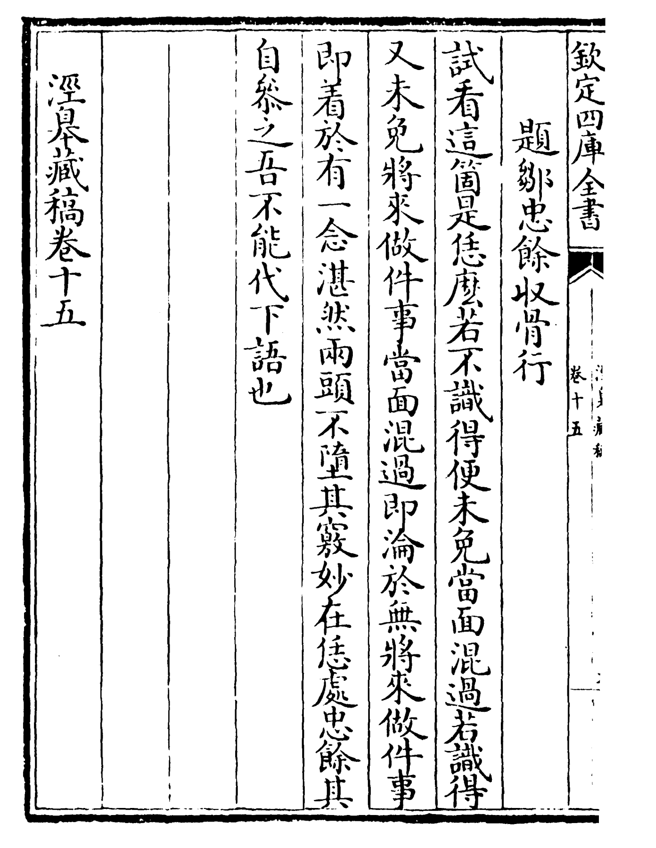
之曰予業服嚴邑令名邦有種種惠政及民矣而令而

往其務益加懋焉以竟厥施即翁滿寀活人術不滋暢

乎即翁滿腔活人心不滋快乎異日者吾又將就予覔

醫國之譜也言再拜而起曰先生之所以技拭言父子

朏矣敢不奉以周旋



題鄒忠餘收骨行

試看這箇是恁麽若不識得便未免當面混過若識得又未免將來做件事當面混過即淪於無將來做件事即着於有一念湛然兩頭不墮其竅妙在恁處忠餘其自叅之吾不能代下語也

涇臯藏稿卷十五

涇臯藏稿卷十六

明　顧憲成　撰

明故學諭損齋張先生墓誌銘

憶昔歲巳巳先贈公為不肖憲及弟允擇師語人曰必得文行兼備之士而後可東里雲浦陳公為言先生先贈公喜遂率不肖等北面師事之先生一見語不肖等曰吾觀子兄弟氣貌非區區舉子業可了須努力尋向

上一着先贈公聞之益喜時仲兄坐善病不復理鉛槧矣亦令執經以侍曰吾固不專為舉子業也庚午先生應雲浦公之辟不肖等負笈以從比數年竝相繼取一第而獨先生僅僅作一學博以老且死矣於是乎楷等卜以乙巳之十二月廿四日葬於歷村之新阡持其兄濟川學博所為先生狀屬于誌其墓于不勝顯慘相向哭俱失聲嗚呼一第先生之糟粕而向上一着則先生之精髓也得精髓而遺糟粕先生其亦何憾惟是不肖

輩玩愒因循浪擲日月俯仰幾四十年止了得舉子業耳曾未有努力處也得糟粕而遺精髓負愧實多尚何足以任千秋之役雖然先生之千秋自在非予言之謂也其何庸辭謹按狀參以耳目之所逮而誌之誌曰先生諱淇字子期號原洛晚號損齋居士初以字行已而更今名張之先世居澄江琉璜里有養浩公諱禬者始自琉璜贅高莊鄧氏遂占籍無錫為高莊張氏云禬生愷以成化甲辰進士官都轉鹽運使司運使世所稱東

洛先生也詳具邑志中是生洛川公琳為邑庠生琳生
履菴公鉞配華孺人生子五人女三人而先生其長也
先生自少英穎不凡嘗逮侍東洛公東洛公奇愛之稍
長力學工文年十八補邑弟子員二十而廩即為人授
經履菴公不善治家人產產日挫悉館穀進之有以一
帛贈者必躬致履菴公曰兩親百結吾何以有此華孺
人性端毅先生年踰四十間涉詿誤猶加箠楚輒嬰啼
受之每從館歸日則依依膝下夜則侍寢於側至於婚

弟嫁妹拮据備具絶不以經兩親之念也雲浦公高其
行邀秦玄峯昆弟聚百金置租四十餘石以佐所需鄉
人多弗償竟不問嘆曰安得廣厦千萬間坐令寒士俱
歡顔履巷公聞而壯之時先生每試輒最其曹名日起
三吳方千里間爭聘爲師顧其試於棘闈輒報罷久之
始以歲薦分教吳庠適不肖從銓曹請病還往見先生
挾一蒼頭徒步而前先生煮茗煨栗相對終日極歡酒
半傲問曰得無爲郡邑君子所跡不肖謝不敢先生喜

曰方是吾弟子不是天官郎也始先生待選都下中相國迎致邸塾甚嚴重之以是乞鐸其邑庠及先生憂歸再補休庠遷諭英庠並不藉相國氣力一希薦剡亦不向達官貴人前一齒不肖兄弟姓名會休令石林祝公考績至吳下或告之大加嗟異時時以語人不肖聞之怳然自失也向者相忘於無懷葛天之間不覺耳却被石林道破矣此景此意令亡矣夫令亡矣夫先生所至以身為教諸生賢而材者優禮之貧者恤之有負不平

者直之諸生翕然信愛地方利病亦時時為主者陳説不計恩怨以故吳令譙川馮公英令混成龎公傾心敬事一如石林公焉即直指使者牛公亦枉駕就訪不以常格遇也乃先生每以養不逮親怏怏不自得又見饑饉相仍國家多故丘壟之思倍為懇至書其齋壁曰静中自念常憂國夢裡思親輒過家遂拂衣東歸歸則田不足具饘粥廬不足蔽風雨蕭然斗室日與兩孫講解不倦適次公氷壺亦解官歸時分秫佐酒故先生有年

來藉得同胞養分取簞瓢聊自怡之句尤弟嬉嬉共陶暮年意甚樂也書其卧室曰在家出家世事盡從流水逝得了便了丹心原對白雲閒高襟逸度居然不讓浴沂風詠三三兩兩間矣先生素健無恙年且七十以濕疾艱於步履甲辰夏四月忽倦卧不語不飲者六日垂絶之晨索筆大書曰只知人事是太古不信我身非伏羲又索酒大飲曰令我薰然陶然栩栩然而逝可也長子楷請遺言怒曰吾言之熟矣若遽忘耶做人須收拾

身心要知此身心非幻身肉心乃我自家原來清淨法身原來先天靈覺真心天下有何物可以尚之何物可以易之須是自知自養自煉自取吾儒致中致和實不外此薛文清公讀書録吾家祖業也宜付兩孫至酉遂瞑嗚呼死生亦大矣何其了了也先生廣顙豐頤美鬚髯胸次夷曠不留一滓而負氣倜儻恥與俗浮沉每語及古豪賢長者及忠臣孝子輒為佇想沉思徬徨太息喜豪飲往往借以寄意或時而終日陶然身世兩忘或

時而高談叱咤睥睨六合或時而感慨激烈涕淚交流而繼之以怒髮沖冠恒歌曰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先生不自知人亦無能知先生也先生髫年師事陽湖邵公聞陽明致良知之說及壯遊方山薛夫子之門學益進已乃亟稱考亭曰畢竟盤不過此老庚子之秋過視涇上朝夕劇論意氣如故因言邇來異說横行始而侮朱終而侮孔其害真酷於夷狄禽獸遽掀髯而起曰恨予不作魯司寇磔此奴於兩觀之下須臾

飲盡一斗仰天而呼噫嘻不已左右笑曰先生狂矣先生曰狂乎非吾之狂而誰狂今先生往矣回首當年猶覺生氣凜凜如在此豈生斯善斯閹然媚世無所短長之人所可同日而語哉先生生於嘉靖癸巳十月一日卒於萬歷三十二年四月廿五日享年七十有二配夏孺人有内德生子三長即楷娶吳氏次樸娶李氏次楨娶馮氏後於守菴君女二長適邑庠生厲燧卿次適何起潛孫男七長孫燦娶陸氏仲孫美聘華氏餘尚幼孫

女四長適趙瑞徵次字葉起龍餘幼樸與美後先出為
氷壺嗣狀又述先生嘗欲傳履菴公固窮樂善之操俾
子孫無忘并自敘其生平其言曰昔陶淵明預為祭文
杜牧自撰墓誌蓋知生者不諱死存者不諱亡愚者之
鄙忌智者不蹈也余犬馬齒雖幸老而傳矣自念以中
人之資幼讀聖賢書長承祖父訓而忠信孝弟出自天
性生平辛苦僅為祖宗持立門户一無恢拓雖八試棘
闈而竟違進取之志即晚膺儒綬聊借為代耕之資謹

守繩墨不敢妄為自謂所得於吾儒義理性分為多故於貧富貴賤一不介意然直諒狷狹不能媚於人不肯求於人惟嫉惡好善引咎服義之心裕如也每擬筆之以自見竟以矍鑠自信未文不果而今已矣雖然味斯言也亦足以槩先生矣請韻為銘

銘曰卓彼賢聖人極自出烺烺遺經中天揭日惟祖惟父世篤清佳庭訓在兹夙夜與偕善親曰孝善長曰弟孩提赤心終身罔替發已自盡循物無違厥孚盈缶忠

信是依惡衣非食諸艱備歷青氊無恙一椽靡盐挾瑟
擯齊獻璞刖楚抱關擊柝首宿亦可從吾所好莫之或
攖貧賤富貴總付浮雲還揆生平斤斤儒矩動靜語默
淵臨氷履直腸直口無詭無佞同異愛憎不與物競見
善如弥見惡如疾徙義如奔聞過如獲心口自供形影
自證百年之事于今已定像此為像不須寫真譜此為
譜不須買文樂而忘年來日可待一朝委化徒然琴在
曰予小子恭勒貞珉後有考者英爽常新

明故翰林院庶吉士完初唐叔子暨配蔣孺人合

葬墓誌銘

天地間至尊者自至貴者自得也自得云何是必愜乎心之所真是舉天下非之不顧也非必愜乎心之所真非舉天下是之不顧也夫豈惟天下即一家之內情最親也目之所視耳之所聽口之所談手足之所持循少而習焉長而安焉日漸月染不知其然而然轉移最便也亦惟是率其本來面目隨分成諧隨諧成局無假借

無倚靠無沿襲無遷就無牽合甚而一彼一此判然相反了不存異同之嫌何者誠有以自得也毘陵完初唐叔子奉常凝菴先生之子也始荆川先生以峻行高天下天下望而嚴之凝菴先生繼之軒豁磊落不務瑣瑣重意氣與人交瀝盡底裏遇緩急傾身赴之即生死弗避翩翩有古豪賢風至叔子乃又孤立行一意其於自奉衣不曳采食不兼味泊然不知聲色貨利為何物其於公庭視之若浼不以一字干其御諸蒼頭檢束惟謹

間出而受侮亦以法飭之不少姑息其凜凜如此則是父子相反也叔子有兄二人伯曰孟孫早卒仲曰倣元仲在懷抱中能解文義口授以古歌詩時觸事則援以證叔子三四歲不能走五六歲不能言識者目之曰行遲語遲是必遠到既而就塾師師授以書仲數過成誦叔子必倍之久之則仲頗遺忘叔子猶初耳凝菴先生上公車仲時慰藉其母萬恭人後先周旋以襄其勞而娛其意叔子惟挾策他無所問也仲為文咄嗟而就叔

子每懸思竟日凡經人道語誓不襲一字仲雖少人或
就之謀必忠或就之假貸必應叔子絶不樂與人事間
有不得已勉為居間必使兩皆心服而後退退則盡匿
形跡若初未嘗與者則是兄弟相反也叔子元配曰蔣
孺人叔子侍凝菴先生品隲今古剖析疑義論事可否
成敗娓娓如也而孺人侍太恭人斤斤不輕吐一語叔
子與人交無衆寡無大小無賢不肖怡怡如也而孺人
端容肅視人雖巧諛不能博其一笑叔子性簡易遇所

知脫畧禮數不為容落落如也而孺人于妯娌相見必理新衣將迎甚虔則是夫婦相反也且萬恭人敏而則閫以内閫以外事無巨細莫不兼而綜之而孺人約處一室趾不踰閾雖至親罕見其面萬恭人溫良樂易大小臧獲凡幾百指莫不人㬇而人沫之即有犯多所寬假不問而孺人堅持禮法尺寸無軼左右侍者雖既退猶若儼有臨乎其上然則是婦姑相反也然而廣大者不見其為蕩謹密者不見其為狹高明者不見其為亢

篤實者不見其為拘直率者不見其為疎恭恪者不見其為矯寛裕者不見其為徇嚴毅者不見其為苛何也誠各有以自得也是故父子得焉而親兄弟得焉而友夫婦得焉而諧婦姑得焉而協天性之樂人倫之勝世濟之美偃然不出庭闈而坐收之矣則是相反者原未嘗不相成也抑又有異焉予竊見叔子恂恂退讓如不勝衣而志邁千古言視規行視矩凛不越跬步而神超六合仁義之宫禮樂之府詩書之囿閒搜恣取無所不

快於意而目蒿生民為名茂才為名孝廉為名太史餘光末耀足以照暎人羣而胸含丘壑則是叔子一身之間亦相反也予竊聞孺人居閒一布一葛雖極敝不去而推衣履於親故必裁純練傾囊而出不為惜其自奉一腐一蔬日費不踰數錢而作一餐以餉客非腆潔弗快人偶有乞貸生利者必厲辭却之而戚里中或以匱乏告務委曲周恤不令有快快心生平於米鹽猥屑澹不經心而獨所奉於凝菴先生及萬恭人即一果一茗

必手滌而後進且死指一篋謂子獻可曰吾終年積愁積病未嘗積資此中存有七十金可以了我無以累大父母則是孺人一身之間亦相反也噫嘻異矣及徐而按之卷舒有會操縱有適張弛有體繁簡有宜即欲從而窺其間無繇矣乃知相反者果未嘗不相成也是故信於心則不復有畛域之可分而爾我之障撤矣信於理則不復有方所之可泥而中和之體備矣此予向所謂自得者也叔子名儆純字敬止壬午應天鄉試五十

六名己丑會試七十八名廷試二甲七名選翰林院庶吉士生於嘉靖戊午十月十五日卒於萬歷己丑十月二十四日得年三十有二孺人同邑缺州知州蔣公如京女生於嘉靖己未五月二十日卒於萬歷丙午四月二十六日得年四十有八墓在宜興鳳凰山子一即獻可太學生娶丹陽江西按察使賀公邦泰女女二長適同邑太學生董公應朝子太學生遇泰次適予次子府庠生與沐先孺人卒孫男三長守昭聘金壇郡學生于

君玉全女禮部郎中于公孔兼孫女次字量次字蓀俱
未聘孫女三長字溧陽南京大理寺評事陶君人羣子
元祐次字同邑翰林院編修吳君宗達子任思次未字
先是歲丙午秋八月獻可持狀詣予屬文其墓中之石
予愴然傷懷不果為至今歲己酉夏六月困暑時時卧
北窓下一日追念叔子不已因檢其狀讀之則凝菴先
生之為也起而喟然嘆曰卓哉知子莫如父矣已檢孺
人狀讀之則獻可之為也起而喟然嘆曰懿哉知母莫

如予矣表章揚厲責在後死予何容終無言况乎日居月諸倏更四載即予亦且駸駸作老態復何待也因稍為次第而志之并繫之銘

銘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惟其相反所以相濟吾何以知叔子與孺人哉以此

明故孝廉靜餘許君墓誌銘

隆慶庚午予與靜餘許君同游邑庠一見如故歡予樂

君之光明簡易洞無城府君亦樂予之不為機也嘗赴郡試先贈公遇之逆旅私謂不肖曰是夫非塵滓中人兒其識之時君未冠及授室先贈公命不肖饋酒一石糈二石君辭不肖進曰家大人重君欲知君聊以為好耳君驚起請于父一卷翁受酒而却糈曰小子不敢拂翁之意翁當不忍拂小子之意也自是交好有加密以道義相切磨及予倖博一第仕出仕歸與君跡若落落而此衷相映宛如一日甲午歸田偕同志修東林之社

君時時覞臨之予自惟衰劣正賴君左提右挈補過桑榆而君且棄予去矣撫今追昔淚淫淫不自禁會君之子其仁卜以歲之十二月十五日癸酉葬於嶧峒新阡手次君之行乞高存之為狀屬予文其墓中之石予故有文戒方在徘徊而友人薛以身且謂予曰此靜餘意也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予必勉之予亦忽念是先贈公之所記也遂諾受狀而讀之既作曰備矣核矣可以志矣何則人各有真所為貴狀者貴其真也皮肉骨髓稍

有不似不可語負令狀始言君家故貧先世遺田二十畝君既有聲諸生下帷教授稍拓至百畝已鄉舉婚嫁遞集食指漸繁又不復授經生計益匱亦惟力自節嗇粒米束薪出入程量卒未嘗營子母什一故視其室甕牖繩樞猶夫初也視其服敝冠緼袍猶夫初也視其食烹藜茹藿猶夫初也視其一二使令蓬首跣足猶夫初也比五上春官不第庚子冬行至桃源河氷堅遽返謝去計偕傳金自號蚕白老人杜門益堅于此可以得君

之皮矣而末也又言君受知郡侯龍岡施公邑侯念庭周公時召君相與茗椀酒榼宴游如家人子弟君介然自守不干以私丙戌從公車還為幽居十戒書之壁安貧戒五曰詭收田糧曰干謁官府曰借女聯姻曰多納童僕曰向人乞覔省事戒五曰無故拜客曰輕赴酒席曰妄薦館賓曰替人稱貸曰濫與義會出入恒指而自問曰若得無食言否或以私嘗之輒指其壁謂之曰此吾之息壤也可奈何偶有戚黨麗法乞君居間持之甚

急君適賣婢為輸罰鍰終不為緩頗聞者大相信服嗣後即有緩急見君輒愧而罷不復發口守令下車一謁後不得再覿其面宜諸歐陽公守常雅重君延修常志君曰公賢者為欣然一出每中丞直指學使者入境必為表其閭君泊如也既病謂其仁曰吾有某逋未償某施未報某家人賚未給某故人子典田所入已當其直亟取券還之于此可以得君之肉矣而未也又言君天性孝謹大父效靜翁古君子也為諸生出入攜君以從

動息有教君一意步趨無尺寸軼父一菴翁未及中壽而卒痛之終身事母吳孺人嘻嘻啞啞依然嬰孺也又言君襟度洒落喜飲酒每春秋佳日同心宴談輒諧笑傾倒移日落月喜散步飯飽後獨行城堞間眺望雲物以為至適所善澄泉茹公及萬中丞輩相與聯同庚社一觴一咏彷彿香山洛水之風嘗視君疾君曰吾胸中蕩然無事樂意津津凡不食者浹兩月談笑如常不一介于色于此可以得君之骨矣而未也最後言君一日

自東林歸勑其子曰人何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語身不做欺心事出無愧朋友入無愧妻子睡無愧夢寐乃為學矣予不覺喟然嘆曰微乎微乎君之髓其在兹乎且夫士當居恒高談濶論意氣凌豁若舉天下皆無足以動之者是何壯也及乎臨境輒爾波靡遇貧賤則戚然不能以終日安遇富貴則奴顔婢膝以求之不少顧惜又何懦也本之内多欲而外附仁義遂成兩截人耳乃君以不欺為主以無愧為案其生平之所自刻勵豈

不凜凜可想哉宜乎始終一節名實俱粹靡不稱為真
孝廉也先贈公于是乎知人君姓盛氏曽大父信齋翁
諱玉幼失怙恃依親許翁因其姓信齋翁通二經以行
誼稱大父效靜翁翁諱應壁君初號太玄後更靜餘以此
父一菴翁諱盛德為諸生生子二君其長也君諱世卿
字伯勲配趙孺人生子三其仁娶澄江隱漁王公女其
忠郡庠生娶太學振龍厲公女其清未聘女三側室出
一適陸士裕一字澄江王日華一未字孫男二原盛其

仁出本盛其忠出孫女一其忠出俱未聘字君生嘉靖壬子十月十六日卒萬歴丁未四月初八日得年五十六所著有中解編太玄玄言露穎編諸集而特好為詩一切欣惋悲愉之感悉于詩乎發之詩成抱膝長哦輒復歔欷自謂調變之妙是又君之皮肉骨髓所寄也後之尚論者其并求之

銘曰凜乎其操嚴霜凍雪坦乎其懷光風霽月朗乎其衷青天白日靡固靡縱靡著靡匿屋漏康衢可劵而質

是為人倫之式

吳母毛太宜人墓誌銘

吾郡吳嚴所侍御朝拜官而夕抗疏首剪巨奸一日直聲動天下言路大闢比予有感於李漕撫之被多口也上書閣銓二老一白之舉國為譁侍御又慨然採而聞之當宁於是異同之論紛紛而起時侍御業竣宣大事報滿請代代者不至方蚤夜念其母毛太宜人遂飄然拂衣歸太宜人見之甚喜侍御從容言歸狀則益喜曰

漕撫冒千鋒萬鏑而為國家光禄為漕撫而冒千鋒萬鏑兒此歸俯仰君臣朋友之間皆可以無愧矣不見若父乎一出幾死杖下再出幾死讒口終其身在千鋒萬鏑中曽不少悔吾亦不代為悔也兒此歸俯仰父子母之間皆可以無憾矣已聞銓司糾擅去者擬奪侍御三級不得旨復用考功法奪一級侍御跽而謝曰兒不敏重累母奈何太宜人怫然曰吾以得職為兒喜兒以失官為吾累不亦遠乎兒休矣吾與爾隱于闤而畏之

何其洞晣曠之原越拘攣之見如此也居一年忽得太
宜人訃不勝驚悼無何侍御儼然衰絰而過予手太宜
人狀介錢啟新侍御屬予誌其墓中之石予讀狀益異
之太宜人幼聰頴通孝經小學少儀內則諸篇及列女
傳四子書無不淹浹是學古公誠女大父古菴公憲禮
科右給事以忠直立朝以理學名世以禮讓教家者也
故其于姓彬彬非獨外德茂蓋亦有壼則焉予曰善哉
始基之矣為之賦關雎之首章而末也太宜人之歸學

士復菴先生也年十九耳而翁尚寶丞寓菴公質直端方御家嚴姑叚安人積纖起嗃嗃不少寛假顧能周折咸中得兩大人歡也比學士丁尚寶公喪太宜人相之必誠必信已學士宦于京首疏糾張江陵奪情事受杖闕下血肉狼籍忽聞叚安人訃太宜人從學士冒氷雪奔而歸廬于墓哀毀視喪尚寶公尤過之予曰善哉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矣為之賦下武之三章而未也伯翁太史後菴公長于學士十三歲學士莊之如父太

宜人亦莊之如翁兄二樂公長于太宜人九歲各垂白首相見必載拜歲時必肅禮衣而謁之二思公為里胥所搆幾陷大辟太宜人日夕泣求所以白見寃狀弟樸菴公家漸落時以擔石相賙女兄弟四人獨周氏姊貧而寡特俶舍居食之其卒也為具棺斂哭盡哀于曰善哉尊尊親親德之至也可以風矣為之賦蓼蕭之三章而末也太宜人初年待諸子婦甚肅中歲而呴呴卵翼若恐傷之老而彌篤諸子各授室析居相去數百武定

省以時辰而畢集太宜人必預戒饍饎以待其待壻莊于賓而慈于子壻亦怙之如母忘乎其為半子也從子婦有不宜子者為旦夕虔禱曰其得雄以嗣適乎幾幾望之如其婦諸從婦亦親之如姑忘乎其為猶子也予曰善哉其有敦睦之遺乎為之賦桃夭而未也太宜人生于殷盛歸于綳融兩膺封誥貴重矣作苦執勞輒身先力指夏理絲枲冬理木棉機杼聲軋軋不休每孫女釐嫁必出篋匳中布若干貫其奩居恒衣大練不曳帛遇

賓祭吉祥間一御綺縠不終日隨扃而鐍之食不重肉

飯脫粟粥必雜麥麋與婢子共𪎊䊵而餐出御小輿至

弊不任肩從者一二蒼頭不知其為貴人也予曰善哉

勤儉家之本也守而弗失世世其昌乎為之賦葛覃而

未也太宜人性好施見孤寡老弱倍為惻惻每輟餐損

饔餼其口戊子歲大祲學士設麋粥饑者而廩空莫繼

太宜人忻然解服脫簪佐之所起溝瘠無筭晚年好佛

益好行善事每晨起誦金剛諸經宣說男女某某婦某

某氏歷歷不遺曰氏老矣福田利益無所覬願為兒女輩懺悔除無始以來障業里戚有多藏誨盗者縱横逮捕纍纍伏于非辜輒合掌曰物去幸復來乃以人殉如墮落何聞有箠輿僂至甓者輒頻顣曰奈何一朝之忿而以人命戲也他如杠有圮曰必吾葺途有湫曰必吾甓即空之中務黽勉以應予曰善哉宜乎口碑載道人人祝萬福祝千秋耳為之賦假樂之首章而未也始學士以弱冠舉有雋聲稍稍侈聲酒太宜人諷曰君誠壯

無事急一第不念尚賓公目未瞑乎學士為錯愕廢聲酒大肆力于文章竟魁多士學士直道而行不能面藏人過太宜人以婉辭之曰毋好盡以攖人人情固不啻山川險也學士喜如得益友太宜人連舉八丈夫子一皆無害所為恩勤閔鬻含飴必均衣敝履穿親為葺補獨不以寸絲尺縠掛其體曰吾為稚子惜福也比其長也聯翩而翔天衢則又戒諭之曰國恩難負天道忌盈兒輩宜知止足無務好進予曰善哉順而正愛而則履

滿而能謙吉凶悔吝之故盈虛消息之機析之精矣豈不卓然偉男子之槩哉是故能以學士公永譽也爲之賦鷄鳴又能以侍御諸君蚤譽也爲之賦小宛之三章已閲太宜人之年其生以嘉靖庚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其卒以萬歴辛亥六月二十七日得七十二歲其葬以壬子正月初七日子八人曰雍太學生娶陳氏曰亮辛丑進士任湖廣道御史娶蔣氏贈孺人繼蔣氏封孺人曰奕庚戌進士選浙江縉雲知縣娶馬氏繼徐氏曰玄

戊戌進士任山東東昌知府娶張氏封安人曰京太學生娶劉氏曰克庚子舉人娶白氏曰襄癸卯舉人娶曹氏曰褒太學生娶呂氏女一人適太學生曹師讓孫男三十人雍出者二儼思郡諸生娶毛氏孝思娶金氏亮出者八寬思娶蔣氏柔思娶董氏恭思邑諸生聘錢氏敬思聘曹氏毅思聘荆氏直思聘鄭氏簡思聘陳氏剛思聘姜氏玄出者九爾思邑諸生娶毛氏我思邑諸生娶毛氏衆思娶賀氏少思有思未聘無思聘周氏是思

匪思百思未聘京出者四賛思聘董氏賢思聘任氏貴思鐀思未聘克出者一禹思未聘襄出者一顯思聘賀氏褒出者五肅思聘白氏乂思哲思謀思聖思俱未聘孫女二十四人亮出者四一字陳于泰一字蔣脩淳一字龔九鼎一未字奕出者五一適張東星一字姜紹書一字史元孫餘未字玄出者八一適姜志寅一適曹茂清一適張典文一字陸騰驥一字何熙祚一字惲詡一字薛尊生餘未字京出者二一適孫䲷一未字襄出者

一字范能迪褒出者四一字董祖綦餘未字曾孫男三人爾思出者守揆我思出者守覲寬思出者守大俱未聘曾孫女七人儼思爾思出者各二我思衆思寬思出者各一俱未字嗚呼盛矣天之祚太宜人何如也因為之賦麟趾終焉而繫之銘

銘曰萃有衆懿之謂德萃有衆祉之謂福其眞其以茂厥躬其餘以施於嗣服甑山之原玄暉穆穆億萬斯年於何不淑

浦母華太孺人墓誌銘

悲哉浦子之為志也其不忍泯泯于母也其稱曰始不肖先大夫佐泰安既遷貳夔州誼不肯以一介自緇家植廑廑耳已而吾父蒙難所減更十之六已而吾父不禄所減更十之三逋大起吾母子煢然俯仰其間日夜皇皇拮据不暇久之次第而已于逋里人即莫不材吾母咨嗟而道說之而今已矣因大哭少間又進曰始不肖等幼無所稟學吾母呼而謂曰汝叔祖味芹故明師且

其人端然長者汝盍往事之夫豈惟詩書之好是憑庶幾其以家庇焉不肖等敬諾徐而驗之信何其智也而今已矣又大哭少間又進曰吾母生而慧發不羣稍長通孝經內則女儀大指吳俗好佞佛吾母獨不佞佛有前為施捨之說者輒謝去而曰實其言將富者擅祥貧者擅殃乎殆必不然居恒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輒以誨不肖等時時還而思之依然著于耳也而今已矣又大哭予聞而傷之且曰止其無復言予知所以解子者矣

遂為誌而銘焉誌曰孺人姓華氏西樓君女也西樓君有弟曰東源君實生孺人西樓君壯弗子因女子年十七歸太學生鳳竹浦君歸之二十一年而稱未亡人稱未亡人之二十一年而亡時萬歴甲申正月十七日也距其生嘉靖丙戌七月二十五日得年五十有九子二長邦達邑庠生娶華懷竹女次邦獻娶郡學生華少峯女女三長適俞士弘次適郁念曽次適錢光霽孫男四元益娶太學生王穉石女邦達出元選聘邑庠生鄒存

誠女邦獻出餘幼未聘孫女六一字華迪殷一字邵某
俱邦達出餘幼未字邦達等卜以三月二十五日奉孺
人合葬於石室山祖塋鳳竹君之兆禮也顧憲成曰予
聞鳳竹君且死孺人之不欲生者數矣徒不忍其二子
耳顧其心豈嘗須臾忘君耶一旦得從君地下快孰甚
焉而二子者方唏嘘嗚咽煢然不自禁蓋婦之於夫子
之於母其相為娓娓如此豈不深哉非至性篤發孰能
幾之者乎夫是以知浦氏之必有興也予師少弦張先

生嘗為二子乞言於予及得余言亦以為然云

銘曰何以剎之表之旗也何以復之材之鎡也何以
之德之著也服而夫君鎮而子孫秩秩振振

高室朱孺人墓誌銘

孺人年十九而歸靜逸高公也既久而弗子喟然嘆曰
吾之業在樛木之三章矣為捐橐中裝置媵而又竟弗
子也久之乃子從孫攀龍所以撫字百方稍長就塾師
受句讀每還輒置懷間程日課手果餌慰勞每夜讀滸

澼絖而佐不寢不休葢孺人歿而攀龍痛可知也曰攀
龍之鞠于母二十有三矣攀龍不能以一日娯也惟是
夙夜矻矻一編中庶幾有躋于榮顯耳是以實徇虚也
今者幸而舉于鄉而吾母已矣是以虚負實也可柰何
言悲咽不自勝予聞而傷之以為是其母子之間至矣
因是而求孺人乃益悉孺人孺人生一歳而失其母也
而固甚慧不倫厥父慎齋公愛異之既長遂令贊家政
即内外一切井井就理比歸静逸公而其姑浦輒委政

馬曰以是觀新婦能即又無不井井就理也孺人性好施朞功黨里有所需無不得意去而其自奉甚菲食不二簋衣不文錦垢污手自浣滌既老猶績不倦攀龍以為勤乘間諷止之孺人愀然手所握示曰是物也吾女而佐吾父于朱者若而年吾婦而佐若父于高者若而年驟而棄之不祥孺子休矣攀龍又言吾母病且二歲未嘗廢衣冠日惟焚香誦諸佛經始于外王母夢異人霞衣燦爛手一果啖之味甚殊覺而遂娠吾母吾母之

生曰若時時持佛號者及卒體瑩瑩有光擬得道云顧
憲成曰是非予所知也予所知者孺人耳孺人女而女
婦而婦母而母其于生死之際何所不廓如也自頃來
海上曇陽之事起說者多好言怪予是以畧而弗論而
特論其可知者如此孺人生於正德丁丑七月念七日
卒於萬歷甲申十月初一日享年六十有八子一即攀
龍娶王氏女一嫁楊于有孫女一許字浦眉麟靜逸公
將以是年十二月十有二日葬孺人於慧山黃家灣祖

瑩之次而命攀龍乞銘於予夫銘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若孺人也者予烏得而已諸

銘曰欲知其女視其父暢然有家臻厥度欲知其婦視其姑洵兹蘋藻閒且都欲知其母視其子翩翩風雲發於趾式言繫之畀大荒九龍為護允偕臧

處士晴沙談翁墓誌銘

談之先得姓由郯子至南宋而始籍梁溪入皇朝有壽齋公者起而其族遂大五傳而為贈御史紹六傳而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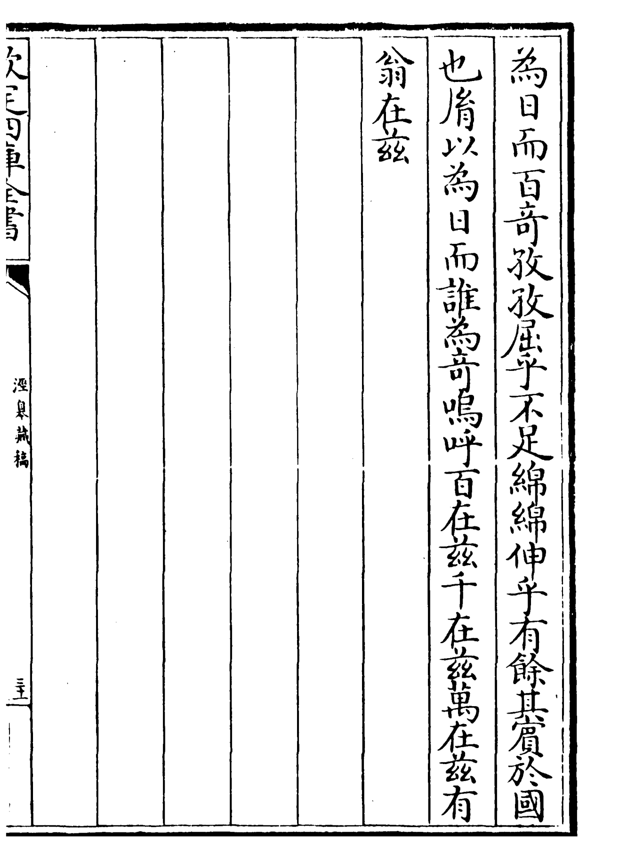
封刑部郎復復生緯官承事郎緯生鵬官七品配成氏生丈夫子三人而翁為季翁諱籌字守謨號晴沙生於弘治癸亥正月二十五日卒於萬歴己卯正月十一日所著有鳴蛙集五經音釋考四書釋義娶李氏先翁十二年卒子男二長曰承俸禮部冠帶儒士娶王氏繼娶吳氏次曰儆娶沈氏女三一適李應時一適邑諸生張應貞一適劉聞譽孫男二正議聘江陰縣諸生顧言女立未聘俱承俸出孫女九承俸出者五一適陸可立一

適俞顯祖一適邑諸生陳爾耕葢手狀翁者也一字陸汝賢一未字儆出者四俱未字翁生弱不嬉長不遷也與十山翁愷兄弟最歡共業博士家業翩翩美文辭見以為一第猶掇芥耳而竟弗第也無何而十山翁成進士大喜曰吾鴈行中有人哉休矣無所事吾矣而邑中縉紳先生雅知翁咸目攝翁曰是夫也何可令山林得之輒起迎翁令子弟北面受經當是時補蒼華公最負時譽鮮與可顧獨心善翁葢賓翁二十三年如一日也

翁年二十而館六十而老三四易帷而已帷下諸生虛
而來實而往往多顯者云翁孝友淳至年十二翁父秋
航公役而役有司持之急翁慨然以身代縣令尹侯公
見而異之乃召翁師授經囹圄中秋航公竟以翁免秋
航公家居以嚴見憚翁事之謹動厭其意處兄弟油油
于于內則森如也翁之於人道煥乎備矣翁故博學而
尤好開元大歷語時閉門獨坐吟咏自適而以其間肆
於山水之間曰九龍二泉吾西道主人也翁生平操履

純白皭然不淄縣大夫修鄉飲禮輒延翁為重賓翁謝曰夫飲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吾何德以堪之辭勿應强而後可其為長者如此顧憲成曰陳伯子之狀翁云爾余不習翁而習陳伯子又因陳伯子而習翁之伯子勉菴君勉菴君恂恂者也陳伯子有口德汙不至阿其所好而其嘗從翁游者復稱說翁不衰翁之文獻具矣不佞於是乎徵乃為次第其事而銘之

銘曰其賓於塾也萬以為日而千奇其賓於鄉也千以



為日而百竒孜孜屋乎不足綿綿伸乎有餘其賞於國也脩以為日而誰為竒嗚呼百在兹千在兹萬在兹有翁在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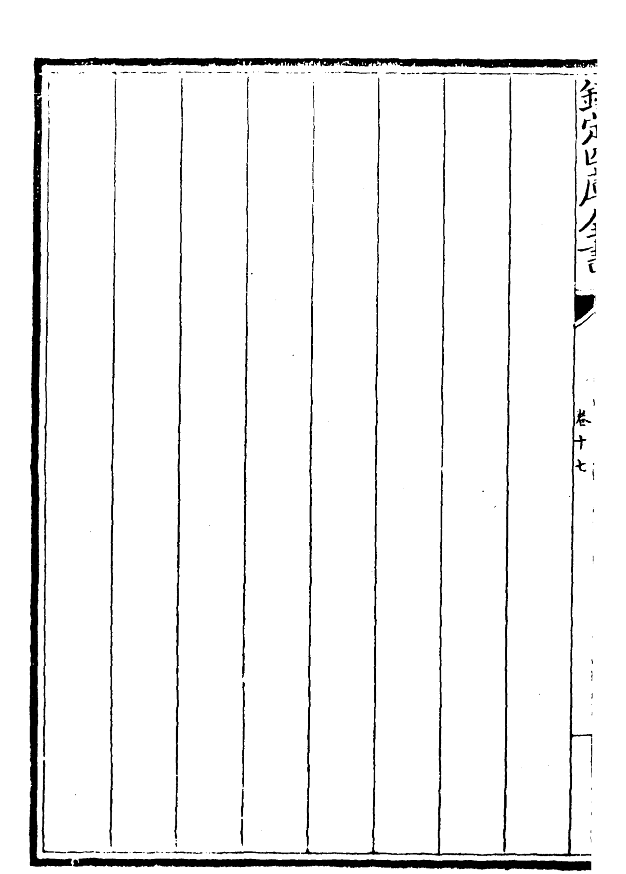
涇臯藏稿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涇皋藏稿卷十七

明　顧憲成　撰

闕



懷公生篤齋公是先生父也娶於王而生先生甫三歲而孤王節母泣曰天乎孰使吾翁無子而有子吾子無父而有父乎攻苦鬻績朝夕弗惰以為無懷公養而其餘以資先生學先生少本朗悟絶人益㬎㬎自洗濯從里中師受博士家言率歲所而師稱弗能師也年十六遂晉邑諸生曹憚焉嘉靖乙卯試學臺最晉廩食厥秋舉於鄉年二十有三耳無懷公聞之為釂三觴而王節母喜可知也顧其上春官輒報罷無何無懷公及王節

母相繼沒先生哀痛踰節意鬱鬱不自禁嘆曰吾尚可逐諸少年鬬筆古之竒乎且休矣隆慶辛未遂謁選天曹得浙之雲和令雲和瘠而貧人皆難之先生不顧矢心氷檗約已裕民問所欲苦而替與之削借差汰馬役孜孜不遑先時邑中水道久湮汲者遠或數里近猶二三里暑雨祁寒怨咨盈城先生捐俸入佐以調額募工疏水所源而導焉民乃舒至今賴之近郊故多虎患漸及於邑或食豕官舍先生牒禱城隍神請先去苛政而

後大戒攻虎旬日有田夫遇虎于塗手搏而斃之厥後遂息邑人異焉獨以清介孤立任怨任謗不爲監使所容竟左遷寧波學博先生不色愠也第亟往進諸生日與校藝所短長上下令古奬其勤而作其怠士用翕然若今太史周公應賓王公荁吏部傅公光前南昌王公佐皆先生所賞鑒也乙亥攝慈谿篆治如雲和時邑有漁課三百金吏白當如例受先生曰公也而登諸私何例乎丙子秋用南京兆聘分校士於都舉憲成等十四

人明年丁丑擢濟南府通判王岱宗香稅稅多羨毫無私焉或勸稍為子孫計先生謝曰吾於一官何有惟父母寵命未沾之為慼慼是以三年淹奈何以子孫故為父母羞乎會中蜚語掛冠去之不終日比至家四壁蕭然時時從里父老游茗酒相樂而已有司高其行賓鄉飲者再三先生叓然不屑也其為長者如此孺人之狀曰孺人姓許氏諱端勤生而淑惠既嬪於黃上則佐王節母奉無懷公婉而有則無懷公大歡下則奉王節母

佐先生讀每夕挑燈刺繡達旦不寐已而無懷公及王節母終先生皆旅在京孺人後先竭力斂事必誠必信無或憾王節母有姪女孤貧莫養孺人收而字之既長而厚資嫁焉先生曰微吾妻吾幾不得稱人孫稱人子矣先生幼孤鮮兄弟事同産二姊甚恭以愛孺人亦以伯姊禮禮之終其身先生曰微吾妻吾幾不得稱人兄弟矣先生之雲和孺人扶病而從既至病加劇且卒手檢一縑謂先生曰以此斂我足矣君庭如水妾安敢以

死涵君先生泣而諾之曰吾所以志也孺人可謂知大體矣顧憲成曰信哉丙子之秋余見先生於金陵邸以為古貌古心篤行君子也甲申余請告里居先生杖策而過余朝夕侍者三月戊子冬余徙官括蒼遇諸嚴陵道中遂奉之至官舍朝夕侍者又二月因得益詳先生内無城府外無邊幅一言一話一步一趨端慤不苟先生亦不以余為陋自家居至於歷官無所不語其於孺人之賢蓋縷縷不置也大要狀所具畧同不誣矣獨念

余菰蘆中孱書生耳無所短長先生儼然國士遇之所為期且朂耿耿流俗之外厥誼甚高乃余莽莽風塵作進作退進則多忤多尤率不免意氣用事無能樹尺寸以章先生之明退則優游玩愒頹然自廢年來益復善病倏忽向呻吟中浪擲日月獨行顧影獨寢顧衾不勝慚負何以無墜先生命哉惟是先生之所以修諸身刑諸家施諸郡邑者烺烺可紀而孺人同心同德相以無違則其不朽者固自在也余小子何

為撫今追昔感愴百端聊以發余愧云爾先生生於嘉靖癸巳享年六十有四孺人生於嘉靖辛卯先二十四年卒享年四十有二孺人卒娶林氏曾氏皆先卒子男五拱化娶劉拱治邑庠生娶傅卒拱振邑庠生娶曾欽極邑庠生娶莊卒拱寧郡庠生娶周化治振極皆孺人出寧林出女三一許字王林出一未許曾出一未許蔡出孫男六命袞聘楊化出命紳娶彭命犨聘朱嗣欽極出命繡未聘治出命黻命綖俱未聘振出命纓寧出孫女

八一適許餘未許字拱化拱振拱寧等擇以是年十二月初十日奉先生與孺人合葬於王塘山之原而林氏曽氏附焉禮也

銘曰紛而不可質者遇也固而不可格者年也積而不可佚者德也餘而不可竭者福也久而不可忒者理也貞而不可革者石也

明故處士景南倪公墓誌銘

昔司馬子長著貨殖傳談文者以為千古絶調予特嘉

其取善之周不擇巨細乃世人卒諱言富即為學若孫者闡揚先懿亦惟恐以富揜也相習而為諱夫此何足諱也富而好禮可與禔躬富而好行其德可與澤物顧人之用之何如耳吾錫故有東湖鄒公望桂坡安公國其人皆翩翩豪舉其名與貲俱傾一時本之各有所長非苟而已也予以為國家得若人而用之必有裨於會計即不然而一鄉有若人可備一鄉緩急一方有若人可備一方緩急作史者倣子長遺指採而列之貨殖附

於陶白諸人之後豈爲過哉屬景南倪公卒孫鎬等持晴宇華比部所爲狀乞誌銘於予予忽忽心動跡公勉勉拮据其產非能與鄒安兩公相伯仲要其布衣起家遵用繩墨尺寸不苟有足多者竊謂兩公倜儻而近狂公敦慤而近狷未可槩以蓬蓽之操擯之也因按狀而誌之曰公諱珵字良玉漢御史大夫寛之裔也唐宋間代有顯人至吳縣監丞子雲始家吾邑梅李之祇陀五傳爲元鎮公瓚世稱雲林先生其兄元珮公珏嗜古好

修五傳為迪功郎竹溪公宗實始居坊前是生守溪公澤澤生南樓公柏配張孺人舉三子而景南公為長公生有異徵稍長課經生言神奕奕旺會南樓公家政旁午兼以豪右齮齕之者衆公憤然頓足而起曰彼以我為非夫也耶且男兒何必朱輪赤紱乃稱豪哉遂請於南樓公願代理家政南樓公壯而許之無何家隆隆起里中見之皆驚服相戒無犯公復念南樓公春秋高為之栽花累石徵其生平往來故知相與煑茗賞醼徜徉

名勝以娛其老南樓公大喜曰吾今而知為人父之樂也已而南樓公病籲天請代比卒柴毀骨立幾以身殉族屬莫不嗟異曰是所謂五十而慕非耶先是南樓公欲析箸公愀然不自得南樓公曰此莫非吾事汝獨賢勞也强之公乃盡摘其甲產讓兩弟未幾兩弟俱早世所以鎮撫其遺孤甚於已子每日必先過兩家擘畫畢然後退而為家計兩家事稍有不當於意必召諸孤面誨之丁寧諄切涕淚交下諸孤感激競奮卓有成立而

重役至則公又獨肩之至今邑人知有景南公不知有兩家以皆在公卵翼中也公治生無他竒惟勤儉是務每旦雞鳴而興出内梱聞曉織聲則喜過書齋見就明而讀則喜出田間見披霧而畊則又喜大小臧獲量材授役朝有課夕有程無敢以鹵莽報生平不為侏儒俳優之樂不為六博圍碁之娛宴客有節不為流連長夜之飲曰是誤已且誤人不可以訓其自奉也蔬水適於膏粱韋布適於紈綺徒步適於車騎卒然遇者不知其

為公也與人交推心置腹不設城府有負公者亦夷然任之終身未嘗先訟一人即里有不平事就公質務百方曉譬以解甚而陰割己貲從中調護期於兩釋而後快縣官編役知公長者輒問公云何公具以對多所縱舍及役不滿數又不難以身任環公居數十里間饑者待食寒者待衣有叩必應或不能償置不問歲戊子道殣相望公惻然憫之損粟千石應募退復私為粥以活老稚者無算其能為人分憂恤患類若此而尤篤於水

木本源之思修尊賢祠謂是雲林公所俎豆也刻雲林遺集謂是倪氏文獻所徵也輯家乘謂是祖宗脈絡所係也晚而猶于鐕懼不測坐圜扉公日抱欝欝竟以成疾至屬纊猶泣謂諸子曰向者爾大父與仲叔季叔受誣我老人力爭得白乃令何以下見爾大父及雨叔也嗟乎此可以觀公矣公生於嘉靖庚寅十月初九日卒於萬歷甲辰十二月初二日享年七十有五以卒之明年乙巳二月十六日葬於蘇團橋祖塋之昭配張孺人

先公三十三年卒繼配吳孺人子五長鎬娶貢士陸鳳
洲女繼娶華如愚女繼娶施右溪女次鋼娶邑庠彦浦
少陵女次錦邑庠生娶邑庠彦薛檢吾女次鎰娶武庠
彦華和陽女次銓聘太學華完素女女六一適華仁彦
一適刑部主事華士標即為公狀者也一適顧問達一
適江隂邑庠生薛同祖一適許世芳一字周如璞孫男
八德源聘鴻臚署丞吳六如女德濟聘孝廉張弦所女
德洽未聘鎬出德清娶太學王一所女德淳娶邑庠彦

王心劭女德涵聘邑庠彦馬涵虛女德滋未聘錮出德泳聘邑庠彦華汝正女錦出孫女九一適王繩之一字華衮寵一字華珉一未字鎬出一字潘澍一字鄭步曾一諾張祺徵錮出一未字錦出一未字鎰出曾孫男一未聘德清出曽孫女一未字德淳出予惟鄒安兩公之於貨殖也以畧公之於貨殖也以纖以畧者聚之易散之亦易宜乎一擲千金了無恡色以纖者聚之難散之亦難於是殘縷必拾遺粰必噉夫何能遽忘積累之自

乎哉乃公所重在祖功宗烈則見此之為輕所先在父
子兄弟則見此之為後所急在姻戚井里則見此之為
緩自少而壯而老秉執一意始終不遷可謂識其大矣
是為銘
銘曰以義詘利以利詘義離而相傾抗為兩敵以義主
利以利佐義合而相成通為一脈人覩其離翁覩其合
此上士之所不能訾而下士之所不能測也曾何愧乎
名卿碩人之烈

明故禮部儀制司主事欽降南陽府鄧州判官文

石張君墓誌銘

予自壬辰冬因家季涇凡識君於燕邸一見輒心重之徐而相與語見君論理必窮到頭論事必窮到底不作皮膚觀則益心重之謂家季曰是真可與共歲寒者乃家季不幸於丁未之夏即世君為文哭之甚哀越二歲而君且繼之矣天乎何奪吾黨之亟即隨往哭君淚淫淫不能自休無何君之伯子元昂且具狀乞予志其墓

屬病甚乃令其弟元英來予作而嘆曰天乎君未可以死也已而又曰君可以未死也則又曰君不死矣君生而敏六歲就塾師授書數過即成誦八歲通書義父素行翁教以隱括破題法值卧懐中對窓前月令作破隨應曰漏清光于暗室掛玉兎于當天翁大竒之九歲能攻長短句十四太府龍岡施公拔五邑才子弟校藝其中應試與選十六龍谿王公講學荆溪往聽之因悟良知宗指信聖人必可師不欲局守章句十八素行翁捐

館居喪哀毀如禮服闋補邑庠生益自結束負笈從名
師締納良友相與考德問業學日進戊子舉應天鄉試
第六人己丑舉會試第十七人廷試二甲進士予告歸
省太夫人于家辛卯赴京謁選分校順天鄉試榜首沈
何山從春秋房落卷中搜拔之時以為知人壬辰授刑
部山東司主事尋調禮部癸巳春正月勑諭禮部並封
三皇子為王君偕石帆岳公暨家李謂冊立重事宜屬
大廷公議今諭札出元輔王斐江一人手且一旦創出

國朝二百年來未有之禮遂合疏爭之復倡議與同曹郎詰各曹卿懇疏百司和之上意動移札元輔元輔亦悔禍出三愧三悞疏請勿王三皇子而啟皇長子出閣讀書是舉也時以為還内降定國本有回天力焉而人人為君危適南星趙公主計事一時壬人以考功令盡罷黜執政大不悦時省中有以庶僚掛拾遺章者部覆皆留遂調旨切責考功罷其官衆正譁然不平君復抗疏論救上固怒爭冊立事又犯之有旨謫救考功者而

同事六人皆逐矣君得鄧州判尋念太夫人以假歸于是朝夕承歡竭力子職杜門深研易理或為詩歌及古文詞間則旁及書法畫法然不甚喜作意到則為之不則索之不應也而特孜孜以學問為事與海内諸名賢聲應氣求東溟管公倡道東南標三教合一之宗君相與質難數百言管公心屈予兄弟從邑中同志修龜山先生東林之社君時時造而臨之諸所闡發精懇的切聽者莫不傾動葢君素稱敏悟至其論學每以端本源

敦行誼為主大要衣鉢伊川晦菴兩夫子而一切虛談渺論厭弗屑也又偕史際明吳之矩倡立麗澤大會每歲與毘陵潤州輪舉切劘訂証務以羽翼聖真聯屬道脈跡居少年而掇高第騰英掞藻人知其為文章之士而已及乎立朝危言危行敝蹝一官人知其氣節之士而已乃其用心喫緊如是天假之年所進寧可量哉故曰未可以死也乃君林居十九年海内薦剡相屬不為色喜銓曹推轂數十上不報不為色慍治家祗守遺業

稍有贏入輒以施貧周之居恒不輕謁有司至事關郡縣公是非大利害他人囁嚅不欲前者輒毅然先之任怨任謗無少避忌歲乙巳郡守歐陽公延請入郡分修府志是年修宜興一邑志成再修名宦志徵顯闡幽悉符輿論先是宜邑故行五年糧役大姓坐廢著者十九姚江丁公來令宜改行甲運法民便之迨後漸因圖分有肥磽户額有多寡廨役有煩簡當邑侯秦公審編而五年之役議復紛紛起矣君為移書陳條編之便七而

極言糧役之害議得寢又條上荆溪政要曰清賦入均徭役謹使令議倉役議總稅平觧役平訟獄禁窩訪慎交與重學校釐奸剔蠹鑿鑿見之施行歲戊申江南大潦撫臺周公疏請于朝得頒蠲賑下諸有司君請蠲均及於通邑賑獨施之水鄉邑侯喻公大然之人服以為公君天性慈和督課諸子必柔聲氣而理諭之不聞有疾言御臧獲以恩即有犯終不譴訶人有衡氣暴怒當前微言道之靡不立觧初君釋褐比部適當典獄有黠

盜越獄逸實在君代事前一日例得分咎君請之大堂孫公曰失事在主事宜獨聽綠幸勿他及孫公壯之從輕議而更因是賢君延譽不已是則君之所施於人常厚而其所求於人常薄即膺多福而躋遐齡豈不宜哉故曰可以未死也及覯君於去來之際竊有異焉初君生三日席𤏲彌月復完父素行翁閱之以為異徵甫四齡伯祖置諸懷書門字示之對曰門曰誰教爾曰形似無教者於是以米火等字言其義輒隨聲應弗訛夙慧

如此君宿有痰喘疾因得内養法静坐久却至已酉春
三月偶患瘍復發至八月轉劇適史奉常玉池湯直指
質齋執友萬在菴萬顧菴狄匯川王道修潘公完萬奕
甫陳茂實相繼至時時邀至榻前叙論惟惓惓以國事
及兩郡大會為念不一及身後事廿六日晨刻漸彌留
索筆書知死知生何所畏懼八字命付元鼎時元鼎病
不在側也少頃執母徐太孺人手曰娘老矣復邀諸友
環向坐諸友因曰兄平生學問到此正得力處須定性

君點頭以手書至定尋云得正而斃徐斂手于胸作肅恭狀迄廿七日丑時逝矣先是癸卯秋君偕元鼎應試句曲試之夕假寐以待旦忽夢前身八歲時入梵宮與羣名僧說法一僧指君曰此闍禪師轉身也亦現作龎居士指掌紋驗之衆咸謂然夢中記闍禪師者為靣壁公前代祖忽轉頭見素行翁撾君責以不作官君亟曰爹勿予撲此生壽不永當為僧來生復為父子可永年而宜素行翁曰無墮落否曰不退位中矣因覺君嘗筆

之以紀夢由此言之君豈生而存死而亡者哉故曰死而不死也嗟乎未可以死而死吾惜其局於人可以未死而死吾惜其局於天至於死而不死則形骸不能域氣數不能囿超然游於天人之表矣此予之所以為君異也君名納陛字以登别號文石南唐時門下侍郎居詠公生六子季曰逵避亂居義興之張溪是為義興初祖傳十六世而致遠公逦生在元明間其季子曰新字伯常伯常生楫楫生樵雲翁輯輯生斗山翁楨楨生子

五中曰素行翁希時娶徐太孺人生君於嘉靖四十年辛酉二月壬子之亥距其卒得年四十有九元配陳孺人故邑庠生少中公女生男三長即元昺邑庠生娶吳氏故同邑孝廉存劬公孫邑庠生正誼君女次即元英郡庠生聘武進故原任主事莫菴趙公冢孫上舍君錫君女出嗣伯亦山公鉅俱陳出次元翼聘同邑原任江西建昌府知府中復蔣公孫孝廉如竒君女出嗣伯羮堯公明德側室臧氏出女五孟張適郡庠生萬惟垣仲

張孚呉允初俱陳出叔張孚儲某盛出幼張孚呉某側室黄氏出少張未孚盛出墓在某地葬以某年某月某日

銘曰生而死存乎命死而生存乎性性命各適是曰得正我為君忝君為我證點頭斂手居然究竟而惜乎不知者猶屑屑屑焉修短之競

薛母劉太孺人墓誌銘

予少受業於方山先師之門退而得謁其子景尼先生

已而與其孫以心兄弟游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因得習聞以心之母劉孺人之賢三十餘年於茲矣歲癸夘九月十九日孺人卒越乙巳春以心等衰絰而過予屬予文其墓中之石相對黯黯兩不勝情予自惟淺劣方山先師之所教詔景尼先生之所引掖以心兄弟之所切磨愧不能至中心未嘗不知向往也乃今得益悉孺人而悚然有會焉孺人以嘉靖壬辰四月之日生於武進之驛橋大父廷璽蘇州衛指揮僉事配蔣碩人年百歲

會莊皇帝戊辰詔選天下貢士碩人家孫昌祚以武進
庠生舉巡撫林公潤言於朝表其門曰貞壽父大中戶
部書筭配唐令人永州守有懷翁女中丞荊川先生姊
也唐令人夙閑壼儀孺人則之不少軼於尺寸年十九
歸景尼先生景尼為先師家子自丱角游郡庠受知學
使者試輒高等無何里中搆侮當事者乘機傾害禍且
不測孺人獨曰是必無虞曾參殺人誰其信之已而果
免久之景尼應辟其年先師捐館逾年景尼亦卒中外

之觀釁者如蝟毛而起人情洶洶孺人曰是不惟無虞且固有益稚子之失所天也早庶幾其知警乎可以立矣又久之以身成進士上書罷歸已起鳳翔教授轉國子助教復上書出為光州教授於是以心亦舉於鄉季子以𢦤亦舉於庠矣而生事日落門可設羅諸婢子嘖嘖有後言孺人曰人苦不知足吾老人至此更復何望所願政兒教兒無忘做秀才時敬兒無忘韋布時家人輩無忘洶洶時足矣予故聞孺人事親孝少為父母所

鍾愛比歸問遺無虛日閒歸寧與唐令人同卧起依依不舍事姑謹不命之退不敢退理家勤督諸婢織紝刺繡無閒晷自奉約布衣蔬食終身不厭與人慈下至販婦村嫗待之欣然有以緩急告者傾篋笥不靳御下簡晚年至不聞譙呵聲持身恪兀坐一榻終日莫測其喜怒見謂寧靜柔婉閫德淳備乃其高識遠度又如此不亦卓然有丈夫之槩哉嗟乎學者莫不服習詩書誦說仁義當其平居偃仰自如稍涉事變輒爾手足失措不

勝其非意之慼幸而乘時履會得逞所欲又不勝其非意之望欣戚悲愉惟物之役莫能自主此所謂鬚眉而冠者耳詎可令孺人聞也以身兄弟並負志操海内之士相與共推讓之説者謂以方山先師為之祖以景尼先生為之父宜其有是自今言之正以孺人為之母耳其所從來微矣孺人子三人長敷政即以心娶無錫庠生吳公應祈女次敷教娶吉州守蔣公如京女次敷敬娶貢士董公汝孝女三婦俱早卒敷政予五人憲臯娶

丹陽勑封推官姜公士康女壼盃娶太學吳公世寧女
壼龍娶太學惲公應雨女壼韓壼歐未聘敷教子四人
壼稷娶泉州推官劉公純仁女壼垂娶孫公明德女壼
岳聘無錫華公某女壼牧聘無錫庠生唐公道孚女女
三人一適戸部主事褚公國賢子玄生一適無錫太學
張公大任子鳳徵一未字敷敬子一人壼周聘無錫郡
庠生陳公爾馭女女四人一字邑庠生黄公建中子某
一字江西叅政吳公之龍子某餘未字壼皐子二人某

聘邑庠生劉公明祚女某未聘女二人一字金壇庠生于公玉理子某一未字憲益子一人某聘無錫庠生秦公二宜女憲稷子一人某聘無錫庠生遐公彥昌女憲龍女一人未字憲益憲稷憲龍憲垂俱入學稷與垂之媍先後夭亡生亦卒於是以身等卜以歲之某月某日葬孺人於陽湖之祖塋啟景尼先生之兆合焉禮也乃為之銘

銘曰有孚在中其儀不忒危而知安安而知節施於有

政為人倫式孚兮孫兮永服無斁

明故貞節錢母卞太孺人墓誌銘

憶昔癸卯予客琴川景行錢伯子齋頭相與講德論道切磨文義因得聞其母卞太孺人之賢甚悉今讀景行所為卞太孺人狀字字實錄也當嘉靖己未行所先生甫成進士庚申遂捐館卞太孺人年三十耳慨然欲身從地下游也已而念曰上有高堂吾則婦而子矣下有藐孤吾則母而父矣何以死哉又何以生哉於是行所

先生未了之事咸起而肩之其事舅姑虛菴公及趙宜人也則以婦聞生事葬祭盡禮盡誠宛乎行所先生之為子也其教伯子世揚也則以母聞尊師重友必虔必慎宛乎行所先生之為父也其富家孫謙益也則以王母聞貽謀燕翼無怠無替宛乎行所先生之為王父也且屈已以伸其父九峯公之寃又女而男捐産以周其兄缺　君之子又姑而父延宗人以教子姪暨舍人子則由親逮疎也具資裝以歸楚中之嫠婦則聮疎為親

也至嫁娶一事更饒典刑為世揚娶則臬副顧一江公女蓋鄉先生歿可祭於社者為謙益娶則文學陳唐父君女唐父世揚之素交也為長孫女嫁則中翰嚴道隆君少子以行所先生春秋兩試皆文靖公之所收云行所先生其不死哉景行高材篤行人倫欽矚謙益舉丙午南畿麟經第一人父子之間侃然以古道交勗於是太孺人未了之事又有人起而肩之矣故生於嘉靖之辛卯卒於萬歷之甲辰合之得七十有四者太孺人之

小年也可以數計也禮宗女表聲施無窮歷千百年如一日者太孺人之大年也不可以數計也太孺人其不死矣太孺人率循儒矩而故好佛至老彌篤臨卒命沙彌誦十六觀移榻向西方口稱阿彌陀佛已起沐浴敷坐復以右脇着席吉祥而逝予因為之銘

銘曰儒者之言曰生生釋者之言曰往生余不知母之往生而知母之生生何以為母之生生完行所公之志則生永行所公之祚則生昌行所公之後則生是為母

之生生乃所以爲母之往生

乾隆御覽之寶

涇皐藏稿卷十七